

武胜文史

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

四川省武胜县委员会

文史工作委员会编



武 胜 文 史

第 二 辑

政协武胜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

武 胜 文 史 第 二 辑

政协武胜县委员会文史工作委员会 编

武胜县印刷厂印刷

787×1092毫米 1/32 字数55,000

1989年5月第一次印刷 印数1—1000

工本费 2.38元

主 编
编 辑
责任编辑
校 对
封面设计

贺 启 发
康 能
唐 在 模
唐 在 模
周 丹

前 言

承蒙各界人士撰写这些有历史研究价值的“三亲”资料，为促进我县精神文明建设卓有贡献。特表示感谢！

由于编者水平有限，在编辑中遗误难免，敬希读者赐教。

编 者

一九八九年五月十日

武胜文史第二辑目录

- 1、护送王璞.....罗纯一（1）
- 2、段九畴二三事.....段 炼（5）
- 3、明仁杰事略.....明竹森（8）
- 4、中医师张荫柏.....张昌言（11）
- 5、唐毅年谱.....唐日宽（16）
- 6、我所知道的青年党.....易维精（19）
- 7、黄学光生平.....庾振蜀（31）
- 8、关于《崔凯贪污被杀》一文的补充.....陈开泗（34）
- 9、国民党中央政治大学一瞥.....一 粟（37）
- 10、武胜竞选国大代表前后.....庾振蜀（45）
- 11、武胜三民主义青年团始末.....庾振蜀（48）
- 12、汪家拱桥遭日机轰炸记.....蒋貽哲（52）
- 13、抓壮丁琐谈.....李依仁（54）
- 14、沿镇菜油史话.....李道君（58）
- 15、私立醇化中学创办经过.....陈 康（64）
- 16、秀观音絮语.....段 炼（68）
- 17、谈谈旧县城庙宇.....李依仁（70）
- 18、丐志.....任 志（76）
- 19、丐头李远地.....孙绍文（82）

护 送 王 璞

罗纯一

王璞同志，是中共川东临委书记，在岳武合起义战役中光荣牺牲。

回想华蓥山岳武合起义至今已是三十九年了。王璞同志的音容笑貌还深深留在我的脑际。

在岳武合起义的前夕，我护送王璞同志到合川金子沱，这次的目的，就是部署武装起义。

我家住在岳池县坪滩场上。1948年8月21日（即农历7月17日）夜深，突被扣门声惊醒，从熟悉的声音中知道是罗永晔同志来了。我急忙起床开门，一看，果见是他和另一个陌生人站在门前。当时，罗也未介绍同伴的姓名，只说是从岳池来，从严肃而岑寂的神情看出，似乎有什么紧急事。他们进屋后，匆促地只向我提出：“现夜深了，不吃饮食，只休息，明早到沿口去，你快去雇好一乘滑杆。”当时，我看他们那种紧迫感，又拖着疲困的身躯，也就未过多的攀谈。我便一面照顾他俩休息，一面出去雇好了滑杆。

次日晨，早餐时，罗永晔对我说：“你也收拾一下行装，与我们一道走……。”我当即作了准备。吃完饭，滑杆力夫在门前等着。在出发时，罗才对我说：他是老王，湖南人，一说话，别人就知道他是外地人，他对人说话不方便，一切由你来应付。从这里到沿口，你走前面，我走中间，滑杆走后面，距离以相互能见到为度。”这时，我才知道他是

王璞同志。他不过三十出外年纪，中等身材，黑红的脸膛，神采奕奕，炯炯目光，寡言沉思，机智严谨，显有英俊卓越的领导才能。他为共产主义频繁的斗争，迢迢的奔波，历经艰辛的生活磨损，面容显得苍老象四十开外的人了。为了掩盖地下工作身份，当天，身穿兰布长衫，手持五尺多长的叶子烟杆，面颊留着簇簇胡须，乔妆着医生，真是维妙维肖。我们为了假戏真作，大家约定在途中掩护的办法，统一口径：“家里有病人，送医生回去。”若发生问题，前面的人用手暗示：上举可行，横举则止。

我们行至武胜县沿口太山庙时，罗永晔跑上前来对我说：“我在太山小学教过书，这里我有熟人，我在前面去应付，你随滑杆一起直接向前走。”至沿口场外，与罗永晔聚会时，王璞下滑杆同我们研究，叫我到沿口场镇去侦察一下，打听各方面的情况。他和罗永晔在石桥铺（即沿口到中心镇的通道，距沿口五里路远）等我。这样，我便先进了沿口镇，沿路侦察情况，后在正街的同乡赵中岳合伙开设的“岳沿布店”闲谈耍了一阵，再探听了各方面的情况。才转到石桥铺，远远见到王璞和罗永晔在桥头等候。我汇报说：

“场镇上无事，平静如常。”在石桥铺我们又雇了三乘滑杆，向武胜县城（指中心镇）进发。路上仍由我负责应付一切。

到了县城的北门对岸，我们付清力资后，就未渡江进城，沿嘉陵江东岸步行。那时，正是盛夏午后，骄阳似火，热气熏蒸，汗流夹背，行路艰苦，真体会到古训“创业维艰”的真实意义。到此，行程恰好九十华里，联想到“行百里者半九十”以此奋勉。我们上完油房坡，在路旁少憩，又

作了一次商量：决定我先走一步。到真静乡找周仁极同志叫他来带路，若找不到周，就去真静乡第四保找农会负责人李坤全前来带路。按照这个意向，我就提前走了。经过紧急赶路，很快到了真静，恰好周仁极同志在家，我说明来意后，便立即与周回转迎接他俩，将行至场口约一里处就聚会了。我们四人同行很显眼，恐引人嫌疑，周仁极同志建议沿嘉陵江边走小路去金子沱，比较安全，大家同意，由周仁极同志在前面带路，从真静经何家溪沿嘉陵江下行，霎时到了。这时夕阳傍晚，我们加快步伐，抢时间踏着羊肠小道前进，步入合川县金子沱境内，来到江边一个青杠树林的茅屋。这时夜色昏暗，分辨不出“天南地北”，屋内点着一盏油灯，在黑古隆董屋中时明时暗地闪烁着一线光明。

茅屋内黑压压地挤满不知多少人，由周仁极上前打招呼，便出来几个同志安排我们洗脸、擦汗、乘凉休息。在这里见到了易难和王玉光两位同志，其余的人我都不认识了。我想大家来至五湖四海，为了革命走到一起来了。王璞同志这次肩负着重大的使命，领导我们武装起义，来到我们中间，共同搞翻身求解放的光荣而伟大的事业。拿我来说，有机会自我创造人生的价值，实现我投身革命洪流的夙愿，真是三生有幸。纵观国内形势，配合解放战争的节节胜利，全国胜利的曙光照耀着我们昂首阔步地胜利前进。

我在院坝休息，当瞭望哨。王璞、罗永晔两位同志以及原约好的人在茅屋内开会，直到深夜才结束。以后，我们共十多人翻过青杠树林的岗石梁子到王少文家住宿。我想到波澜壮阔的武装斗争即将展开，胜利的喜悦，使我彻夜不眠。

由于过度兴奋的缘故，第二天起得很迟。早饭时，王璞

安排我回坪滩留守，他还说：如果有不安全时，可到起义队伍来，叮嘱我常同部队联系，部队有事也会派人来找。另外叫我到武胜县城了解情况，二十四日又去真静找周仁极汇报后，周派了一个不认识的同志送我到真静的路上才分手。我经县城(中心)、沿口，安全地回到坪滩家里，注意各方面动态。八月二十五日(农历七月二十一日)震惊国内的真静、金子起义暴发了，人民莫不欢欣鼓舞。可是王璞同志在这次起义斗争中牺牲了。“埋骨何须桑梓地，人间到处是青山。”王璞烈士永垂不朽！

段九畴二三事

段 炼

段九畴（1903—1951年），半边乡人。他是个不太大也不太小的地主。由于他所作所为有些“我行我素”、“玩世不恭”、“不合潮流”，人们给他“段疯儿”的绰号，确是地主阶级中有特殊个性的人物，在半边乡一带颇有点名气。

他家在穿岩的龙透山下。住宅是个四合院。家中虽然没有当官，但组织却是官家的排场：内设家长办公室、文书室、会计室、传达室、书报阅览室、保管贮藏室以及春夏秋冬会客室。各屋门上都挂着显目的牌子，室内有相应的陈设。如有来客，先在传达室等候，由看门老头禀报家长，问明来由和身份后，便来人接待。因为有如此规矩，一般人就不能随便进入他的住宅内院。

对佣人的分工也是很细的：看门的、种菜的、做饭的、喂猪的、搞招待的、抬滑杆的、赶场买办的、搞保卫的，都设有专人，各行其事。

为使家庭成员和佣人有所约束，特制定一套家规，写成条文贴到各室的壁上，功则赏、过则罚，如有违反，照章处理。一次，在遂宁中学读书的儿子段孟贤，暑期回家度假，与几个同学在半边庙茶馆打牌，被段九畴发觉了。段是严禁赌博的，在家法中对禁赌也定得严格：凡搞赌博者断指为戒。儿子违章硬要按规定处理。尽管儿子表示悔改跪地求饶，全家主仆讲情也不得依允。段泪流满面气愤已极，严厉

对儿子说：“你不砍，拿刀来先砍去我的指……”，欲去取刀，众人上前阻拦。正当此际，只听得一声惨叫，段孟贤已将自己左手小指削去一节，鲜血直流。主仆们无不骇然。

半边乡的县参议员陈刚，小学校长陈肇修是国民党的忠实爪牙，曾多次想拉段九畴参加国民党，但都遭到段的拒绝。有时还使他们难堪而去。二陈见段如此无理，只得骂他是“不识时务”、“不合潮流”的“白痴”、“疯儿”。一次，二陈与段九畴在刘高轩茶馆里吵起来了。可能是他们积怨已久而泄愤，闹得谁也不肯让谁，陈肇修唾沫四溅地骂道：“你胆大包天，窝藏共产党，我已向县府报了案，上峰限你交人……。”想以此话威胁，陈刚也随声附和，势必使段在茶馆当众认输丢面子。本来在岳武起义前后，共产党地下组织工作者谢志光、易难等到他家隐蔽过。由于段的名声大，谁也不敢声张，茶馆里气氛严肃，情势紧张，鸦雀无声，专等段怎样回答。但只见段不慌不忙站起身来，两眼冷冷地对着二陈，一字一板地回答：“不错，有这么一回事又怎样，我段某家大业大，共产党来，我有产可共。但我倒替二位“老弟”担心，你们家产比不上我，是无产可共，共产党若到你们的家，只有共你们的妻子了……。”这样连讥带讽地漫骂，逗得在茶馆里的各界人等哄堂大笑，并暗暗地称赞“骂得好”！

段九畴也许受到进步思想的影响。某年，他把佃户住房折价批归佃户所有，用这笔钱把押佃退了，田土改为代耕，所产粮食两方平分，废除了主佃关系。这一办法触及到士绅利益，引起强烈反响。一些士绅骂“段疯儿”在乱规矩，无事生非，见到他就进行挖苦讽刺。半边乡副乡长李绍益还组

织十多家士绅联名到县府控告。结果，谁也未制止他这一行动。

他常与各方面人士来往，爱结识一些社会名流，上至专家学者、勤学子弟，下至和尚、道士、三教九流。如当时有名望的水利学者段毓灵，商界黎良佐，表面是教师实为共产党的地下工作者的谢志光、易难、谭优学等都交往。在附近有名气的厨师段盛康和木匠、裁缝等能工巧匠，常年在他家做工，都以礼待之。对段氏子弟有上进求学者资助学费给以鼓励，每在寒暑假还邀请勤学子弟到他家来，温习功课，切磋学问，并热情待之。

明仁杰事略

明竹森

编者按：明仁杰是武胜县政协第一二届委员，一生经商，勤奋经营，恪守商德，在南充、合川、重庆等地有些名气。但他因旧政府蒋、宋、孔、陈四大家族垄断资本的吞噬，曾起曾落，最后弃商还乡，郁郁不称心。他的一生，确实反映了一个工商业者的不幸遭遇。我们根据其弟明竹森的记忆和有关资料，整理成此事略，以飨读者。

明仁杰生于1910年—1985年间，终年75岁。出生在南充县青居镇小商家庭，父辈经营中药材和棉花。在他十二岁时，父亲病故，家境衰微，生活困难，经人介绍到武胜县沿口镇恒太丰粮油商号当学徒。由于他勤奋好学，专心致志，逐步掌握经营规律，积累了经验，增长了才干。

1927年原商号老板，因市场不景气，亏损倒闭。明仁杰就顶起恒太丰粮油商号的招牌，除继续经营原店业务外，加营了食糖业。由于他善于经营，恪守商德，生意逐渐兴旺发达，常来往于南充、武胜之间。1928年正式为武胜县沿口镇恒太丰商号经理。又在南充开办了“群利实业社”并兼任业务经理，在南充市场也站稳了脚跟。随着业务发展的需要，在合川建立了“明仁杰信托行栈”。同时将南充“群利实业社”的招牌又挂到了合川，他任该社驻合办事处经理，震动了合川各界，赢得了信赖。1934年接受中央粮食管理局长卢

作孚的委托，代购稻谷；1935年接受四川省粮食管理局长万国赖的委托，也代购稻谷；1938年接受中央经济部长翁文灏的委托，代购植物油，设立渠、保、遂三条河流植物油收购处，他出任经理，管辖“明丰”（收购渠河一带的油）、“和丰”（收购嘉陵江沿岸的油）、“信源”（收购涪江一带的油）三商号，并在合川东津沱和南津街修了两座大型仓库作物资存储集散点。

由于他在粮油经营上有了声誉，1940年接受了中国银行总经理都越周（翁文灏的女婿）和重庆冠生园老板冼冠生合办的“四川榨油厂”的委托，担任该厂驻合川办事处经理，代购大量原料植物油。1943年接受粮食部长徐堪的委托，在合川代购粮食。并联合合川盐、糖、油、粮的巨贾易松樵、陈中秋、李玉田、舒伯耕、谭子成、陈华清、冯树瑶、段弟樵等人组成“九人团”为官商代购粮食，资本雄厚，基本上在合川市场形成了“垄断”。

1944年，抗日战争即将胜利。他估计到中日战争结束后的上海，各种物资必然紧缺，期获善价。他便极力囤集桐油，希图运往上海出口。但到1945年日本投降，物价陡跌，而使所储十六万斤桐油迫不得已就地贱价出售，亏本倒号。1946年他企图重振旗鼓，将残留资本在重庆办起了“鼎华进出口公司”，经营桐油、药材、牛羊皮和猪鬃，并与“中国植物油公司”经理罗家选、工会文书杨协和合伙经营“勤业植物油行”，他担任经理。又与美国驻渝的“利生洋行”、“义瑞洋行”勾结，便开拓了渠道，疏通了销路。转身与阆中商会会长、陆合丝厂厂长冯范奎、副会长柴善虎等合伙开办“保渝”商号，将阆中一带的桐油运往重庆，供应出口。

为了保证植物油的质量，特联合“鼎华”、“勤业”、“保淦”三家在江北建起了炼油厂。以此措施，信誉更增，生意盎然，获利颇多。到1947年储存约50吨桐油，还是想到上海走一趟。殊知将桐油运到宜昌时，突然遭国民党军队胁迫货船倒运返川，装运军用物资。即船抵重庆，已错失良机，又不得已将桐油削价销售，损失惨重，几个企业相继倒号。他受此沉重打击，五内震怯，心灰意冷，丧失了经商的信心。

1948年将所剩资产20多包白糖，200余件棉纱以及全部家具，带全家人乘一只木船回到了沿口住家，直到解放。

中 医 师 张 荫 柏

张昌言

张荫柏医师字时林，武胜县中心镇人，生于清光绪31年（即1905年）农历腊月初七，卒于1972年12月1日，享年67岁。

刻苦自砺 钻研医学

张医师早年学木刻板印刷术，装帧裱背很谙熟。后其父卧病，长期侍奉汤药，遂潜心熟读《景岳全书》、《伤寒论》、《金匱要略》、《温病条辨》等中医经典名著，辄有领悟，便欣然忘食。并亲手抄录《保元药性》、《汤头歌诀》等书，常置座右。日久嗜书成癖，颇有所得。但胸中了了，指下难明。乃于他十七岁时，拜本城老中医谭玉霖为师。谭老精通医术，县人称誉为谭五神仙（因他排行第五），张医师从学五年，深得临床辨证施治之旨趣，但仍未公开行医，只给亲友诊病。为了提高医术，积累经验，他常为体弱多病的妻子诊治处方，探索方略。于1936年与时医张秋航、冯尧阶等组织“集思医社”，社址设在县城文庙街（今中心区供销社生产资料门市部），切磋钻研，也对外门诊，学以济世。该社向社会筹募了一笔救济费，对贫苦病员不收诊费，对无力买药的发“施药票”，深得世人称赞。抗日战争爆发后，货币贬值，物价飞涨，该社解散。此时，张医师医术大进，凡疑难沉痾，莫不着手成春，求医者益众。但他仍